

126
D693.09
989

中國何去何從可以決定世界命運

此文載美國本年六月號讀者文摘，原標題為 *Mr. Fate of the World is at Stake in China* 作者為萊斯曼 *Leslie R. Brown* 與鮑威爾 *L. B. Powell* 二人。

中國在國際間是個巨人。幅員比任何歐洲國大。人口佔全人類的四分之一。這個人正在覺醒之中。仿效着日俄兩國的先例，正在進入工業化的時代。

因此之故，中國將成爲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乃是今日最大的政治問題。不論在戰爭或和平的時期，這個大國所擁有的人力，在安排世界命運之中，將具決定性的力量。

現在中國割裂爲三個部分。東三省及東部沿海一帶，爲日本所佔領。西北一帶，距蘇聯邊境不遠之處，爲中國共產黨所佔有。其餘的部分仍在中央政府的治下，該政府得



3 2168 6338 5

到中國各地大多數人民的忠實擁護。

蔣委員長爲 孫中山先生的繼承者，孫先生爲革命之父，國民黨的建造者，國民黨有三大目的，求國家之獨立，政治之民主，反民生之富裕。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擊敗了軍閥，粉碎了共黨爭權的企圖，除了西北一小部分把共黨驅逐在那裏之外，把整個中國團結在國民黨之下。蔣委員長的聲望與力量雖可使他永遠做一個獨裁者，然而他却定了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十二日爲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是年七月日本發動戰爭，國民大會就不得不延期。現在勝利在望，他重又定了一個召開國民大會的日子：一九四五年的十一月十二日，即孫先生的誕辰。

剛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的時候，共產與國民黨組織了聯合陣綫，允諾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之下抵抗日本，但到德蘇協定成立之後，他們的態度就冷淡了，結果取消了諾言。他們自圓其說，說共黨是革命者不是改革者並且宣布共黨與紅軍的獨立。現在他們有自己的政府自發通貨，發行他們的黨報而壓制其他的一切言論。蔣委員長竭力要締造一個民主共和國，共黨最近宣言拒絕合作，在國民代表尙未選出的六個月之前，即誣稱該會爲「奴隸會議」。

這就是中國民主主義希望的目前情形。我們可以斷定把日本人驅逐出去是不成問題的。然而發展中國工業的主要地區如東三省與華北，是否會落入共黨之手，由此而把中

國趕上極權之路，則我們無從決定，美國人對於這件事情不能規避責任因為中國將來的社會制必與領導它的國家相一致的，若不是趨向於美國式的民主，就是趨向於俄國式的極權主義。

美國人影響中國的方式，為文化力量繁榮先例，技術協助，金融投資，以及最重要的軍事和經濟給養，而蘇聯的武器，則為秘密組織黨化宣傳，藉以達到獲取政權及消除一切民主分子之目的，而在必要時，便會用了「解放」的名義，發動武力侵略。俄國不能像美國那樣供給資本繁榮先例，技術協助和大宗的供應。這就給我們一種優越之勢，祇要我們能澈底理解那種有關的力量而去運用它。

共產黨是明白的，他們就儘量使我們糊塗，儘量使我們不明瞭那種力量。大量的書籍文章，評論，新聞電訊演講與廣播流入美國，目的要使美國輿論對於中國情形混淆不明。歸納起來，大約有兩種謬說在蒙蔽我們，都是荒謬無稽而引誘我們放棄那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讓他們去傳染俄國所散佈的極權主義。

謬說之一，俄國是「民主」國家，于是可以讓中國去接受俄國的影響。

奧文，賴德懋是這一派謬說的宣傳家。他把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史太林排除異己而獲得獨裁地位的蘇軍清黨，贊揚為「民主的勝利」，在他那本「亞洲問題之解決」一書中，頌揚我們的政府，對於「蘇維埃式的民主」散播到中央亞細亞，我們應當予以愉快

的接受。該書的封面上印有該書的大寫字樣，譯譯：

「作者表示，亞洲的一切人民，瞻望着聯邦俄國，對於它所實行的真正民主措施，比了那英美空泛而附帶着無情帝國主義的民主原理，覺得更有興趣。」

這個認說於一九三六年開始於莫斯科，其時俄國制定它的新憲法，這新憲法裏面充滿着美國人權宣言中的詞藻，於是大吹特吹以爲此美國更民主。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建立民主政府，而據該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的規定，並非共產黨的獨裁成爲合法化。史太林在通過該憲章草案的大會中，其所發表的演說，也曾明白說到這種事實：

「我必須明告諸君，新憲法草案，實際上加強了勞動階級獨裁的權力，而保持了目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使之沒有什麼變更。蘇聯祇能有一個政黨存在，此即共產主義者的政黨。」（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真理報）

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於該憲法下所舉行的「選舉，」一張選舉票上祇有一個候選人的名字。此人爲黨所推薦，而投票者須接受黨的選擇。這種儀式以後並未再行舉辦，因爲即使舉辦也沒有什麼分別的。該法不過是獨裁制的面具，如有人反對，即遭鎗斃或送到集中營去。西伯利亞之地即爲集中營的淵藪，約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的俄國人在那裏被苦工所消蝕着生命。這就是所謂可供中國人瞻慕的「俄國式民主措施」。然而即使瞻望，亦非極權國家所許可的。

因此之故，如果我們的對華政策是聰明而誠實的，我們第一應當積極注意史太林所提議承認的事實，而羅斯福總統也曾明白地說過：「蘇聯也像世界上其他的獨裁國家一樣，它有絕對的獨裁制度」。

倘使這種獨裁制，把它觸角伸到中國，亞洲的民主希望就斷絕了。我們知道這種觸角的伸長，無須蘇聯軍隊的直接進攻，祇要與蘇聯聯絡而奉行莫斯科命令的當地共產黨活動活動就行了。每當當地共產黨控制了蘇聯某一個鄰邦的時候，莫斯科的獨裁者與其附和者即稱之謂「友好的政府」。利用這種共產黨控制的友好政府不必作公然的軍事行動，俄國的權力與其極權暴政即可從俄國散播出來，不論在亞洲還是歐洲。

對於這些不相信第一種謬說的人，于是有了另一種謬說。我們可以舉福爾曼近著「中國赤匪報告」一書為例。

譯文之二：「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共產黨，它與俄國人對於該國的定義並不符合。我沒有看到他們與俄國有絲毫實際的聯繫」。

福爾曼此說有著名的親共作家史諾所附和，他說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數年前即已宣佈，在最近之將來，無意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

如果要揭破這種謬說，祇須一讀毛澤東所著的「中國新民主主義」一書。你會在該書中發現這位「中國的胡適」，是羅克斯利耶，史太林主義的熱心正統而執著的信徒。

與蘇俄及共黨世界革命具備着無條件的聯繫。

茲引毛氏書中的數行文字如次：

「現在世界依賴着共產主義去挽救它，中國亦復如此」。

「我們不能與蘇聯的援助分離，也不能與日、英、美、法、德等國無產階級反資本主義的奮鬥分離」。

「不論你追隨什麼人，祇要你反共產黨，你就是漢奸」。

據毛氏的解釋，中國的共產主義有兩個階段一為現在的「新民主」時期。這個時期不過是第二階段的準備。第三階段即「無產階級革命」及依照蘇聯建設集體制度。毛氏警告那些不明白這個道理的人，他堅持說：「第二階段必須緊跟着第一個階段，兩階段的中間不容有資本主義的獨裁來插足其間」。所謂「資本主義的獨裁，在毛氏不過是民主主義的代名詞而已。」

這和史諾所說中國共產黨「數年前即已宣布，在最近之將來，無意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云云，相距得不少遙遠。

史諾並且還說道，「久在第三國際解散之前，它與中國共產黨早已停止直接的關係了。」事實上，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三年第三國際解散之時，毛澤東為該組織三個中國執行委員之一。俄國最近一次的共黨代表大會，對於中國共黨的擴張曾有熱烈的報告

，稱祝賀該黨在「內戰與抗戰的火焰中磨煉着，」而「向建設蘇維埃政權的目標邁進，」毛澤東亦馳電致意盛讚蘇維埃制度並於電末高呼「史太林同志萬歲」。

中國共產黨是莫斯科及全世界共產黨徒的寵愛者，其最高黨大會實際上是在莫斯科召開的。其一切行動均接受克姆林宮的訓令。我們祇要一翻莫斯科的黨報就可以證明俄國的關心中國共產黨，實屬無微不至。中共自建紅軍，在蘇聯邊境設立一個獨立政權，而其領導者高喊「我們不能與蘇聯分離」，自然加強了蘇聯首領們的興趣。

對於這第二項謬說，我們還有一點補充。在白勞德氏這冊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英譯本中，省略了原文的若干字句，如果把這種字句在美國刊布出來，就不必露出他們陰謀的破綻。毛氏在中文本中，竭力主張「無產階級獨裁」，而把英美的民主主義解釋為「資本主義的獨裁」，而且「變成或將要變成資本階級血腥的軍事獨裁」。在他們快要死亡的時候，「就變成『帝國主義』，而即將由『蘇聯式的社會民主國』，一種無產階級的獨裁」去代替它。他說在這方面「東方的帝國主義（日本）與西方奸詐的帝國主義沒有什麼分別」。這些言論，都是毛氏共黨的正統主張，而為英譯本中所省略者。

中國共產黨却並不這樣的藏頭露尾。他們在一九四四年通過一個議案，「接受美國意欲在西北方面建設軍事根據地的要求，」惟附帶說，我們是馬克思和蓋格斯的正統繼承者，主張勞工勞動的階級革命。……中國共產黨與美國合作是一種獨特的策略」。

這完全揭破了中國共產黨爲非共產黨的謬說。

謬說之三：「紅軍抗日奮戰，而中央軍則不」

事實上中共與日作戰，僅足保守其邊境，而無法深入敵陣，予以打擊。這只消一爰地開，便自明瞭。延安的東驅路線，共黨自稱擁有四十五萬大軍，對日軍英勇作戰。但自一九三八年日軍進逼黃河以來，該綫從未有過任何變動。日軍雖曾攻陷若干地區，但從未有過正式的戰爭。美國軍專察察家，咸以爲若干地區的共軍，與日軍訂有停戰條款，尤其是在鐵路綫附近，他們反而給養日軍，使與南方的中美軍隊作戰。

至於 蔣委員長中央軍的抗戰，其英勇流血的戰績，載於全世界的報紙雜誌可考。我們都知道，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間中國英勇奮戰，蔣委員長最優秀的部隊，以及中國僅有的新式武器。均慘痛犧牲。中國自租借法案獲得的武器，較之蘇聯所得，猶如一粟之於太倉，但 蔣委員長的軍隊，仍然繼續抗戰。去年中國大陸戰役中，華軍死傷，至少在十萬人左右，而在開闢史迪威公路的滇甸堅苦戰役中，也有八萬五千人的死傷。

蔣委員長部隊的傷亡總額，四倍於中共自稱傷亡的總數。

最足痛心的事實，則爲中共不但僅與日軍小有接觸絕不足威脅日軍勢華南用兵尚交遲緩，他們反爾遷延向中央部隊作革命的戰爭。中日戰爭開始時，共產中央執行委員

會真諦「中國政治中的決定因素，便是軍事力量。我們在抗戰時期，必須儘量擴充本黨的軍事力量，以爲未來奪取革命政權的基礎。」自珍珠港事變後毛澤東自然願意讓「五八黨」的西方帝國主義去結果日本人，而自己則集中全力於「奪取革命政權。」

看了上列事實，我們對「林語堂的謊，不至覺得十分驚奇了。他說：「共產黨若自稱殺了一個日人，他們至少已殺掉了五個中國人；他們若自稱攻陷了一個日本佔領的城鎮，他們至少已從其他華人手中，攻陷了五十個城鎮。」國會議員葉德氏會說，去年夏季日軍自華北南下攻陷跨越四百至六百哩之地帶，該地共產黨自稱爲其統轄區域，而日軍竟得自由通過。鐵道日軍及給養的火車，往來以不計，從未有一次列車，因共產黨破壞而失事。

共產黨是依照了公布的規定程序，實行其自己的革命從未以抗戰爲急務。但竟有羅爾曼之流，傳述他們的謊言，更有良諾之輩替羅爾曼的謊，作像煞有介事的密評介紹。他們說：

「七年抗戰之中，共產黨抗日戰役，達九萬二千次。他們傷斃敵人一百十萬，俘虜十五萬人。在同時期內，紅軍傷亡四十萬人。」

七年中打了九萬二千個戰役，就等於每天打三十六個戰役或是說每隔四十分鐘，有戰役一次。在這些戰役中間，紅軍以「大口發炮並和其他類型的武器，」每小時竟能擊

總二十個敵人或是每三分鐘擊斃一人。而此項計算，未計膳食，睡眠休息時間在內，輪轉七年，無石間斷。倘與此種天文數字的成就一比，美軍在吐魯威和古達康納爾的戰績，簡直是兒戲了。

我們很懷疑，是否有人能以同樣的厚顏，向美國人舉述更謊謬的故事。我們再重言申明一下：我們若要知道事實的真相，只消看了檔案，用一下腦筋，便能明白了。

認說之四：「蔣委員長是法西斯主義者，他的獨裁政權阻止共黨建立民主的願望。」

共黨黨所欲建立的「民主」，他們的領袖曾加以闡釋，便是「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獨裁政權。」他們不但對於蔣委員長，即對於世界上任何反對此種獨裁的人，一概都稱之謂「法西斯主義者。」此乃希特勒破壞德蘇協定以來，共黨用以混亂視聽的慣技。

蔣委員長的政府，目前固不民主。當他在一九二六年獲得政權之時，國民黨領袖一致以爲唯有軍事獨裁，方能使中國統一獨立。中國於未獲得統一獨立以前，因共黨列強及軍閥的擾亂，無法創建民國。姑不論他們的看法是否確實，但在我們目前的事實，則爲除共黨不聽命令附庸蘇聯以外，蔣委員長業已導致中國的獨立與統一；而且他正在向創造民國的途徑上前進。

蔣委員長曾有一次向蘇爾利大使說：「懷著我殺了一個獨裁者，我將使我國歷史中一切的獨裁者一樣，於死後四十八小時內，便為民衆所遺忘。但我如真誠的歸政於民而努力工作，民衆將以我為中國的華盛頓，永誌不忘。我究應何去何從，還有什麼疑問嗎？」

今春三月，蔣委員長曾公開演講，規定國民大會日期蓄辭備而有理。其末段說：「憲政實施之時，一切政黨，均得享受平等的法律地位。政府會向共產黨提出諾言，允許給與法定的政黨地位，只要共黨願將軍隊歸併中央，把他們的地方行政機關，歸政府管轄。此項諾言，現仍有效。」

「余對於我國未來的團結統一以及民主政府的建立，殊覺樂觀。」我們只消把蔣委員長的演辭，和毛澤東擬定的趨向無階級獨裁的步驟計劃，兩相對比，便能明白知道究竟那一方面是趨向於民主之路。蔣委員長於抗戰期內，始終讓共產黨在陪都出版一份新華日報，而毛澤東甚至不准任何國民黨或無黨派報紙記者，逗留延安。軍庭的新聞檢查，固屬嚴格，但在延安，根本便沒有自由新聞，足供檢查。這是國共兩方，粗略的對照情形。

中共政權是一個無情的一黨獨裁政制，外表上以民選為掩飾，事實上以刑殺集中營

爲政治工具。中國國民政府，曾作詳細統計，紀錄自一九三九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爲共產黨「奸細和托派」而殺害的人，詳列此等人的姓名以及殺害的地點日期及經過情形。被殺者總數爲三萬四千七百五十八人，其中二萬六千八百三十四人，爲軍事人員，三千〇六十九人爲政府官員，一千三百八十七人爲國民黨黨務工作人員，其餘則爲平民。此數尚不包括無數的中國士兵，因紅軍攻擊中央軍而陣亡者。

中國政府尙未能實行民主，因此使共產黨的威脅成爲絕大的危險。倘若中國人瞭解自由，並已獲得自由，則他們便不易受共產黨主義的毒化。他們過去只看到了軍閥的專橫，以及後來國民黨謀求國家統一而實施的軍事獨裁，所以他們很容易中共產主義的毒，正像帝俄時代的農民一樣，他們正處在十字路口，亦可以隨着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走上蘇聯獨裁歧途之路，亦可以隨着蔣委員長和國民黨，走上美國民主之路。此所以中國自由主義者，雖在蔣委員長政府之下，奮鬥求獲更多的自由，但決不肯隨便擁護共產黨的。蔣委員長所需要的，乃是我們的政治瞭解，技術協助，投資軍需和物資，俾使其能實現憲政計劃，使中國成爲民主。目前最重要的兩項需要即爲物資與瞭解。最近國務院已經決定以物資供給蔣委員長，不供給共產黨。但我們亦須同時給與瞭解才對。

我們要求一個反共產黨，和共產黨一聯合起來，在是缺乏瞭解的要素。組織了此種

蔣委員長設身處地一種，便有明白的困難。蔣委員長與共產黨作戰，對付流血陣亡，已有二十年之久。他在一九二七年把中國救難亦講得極好。他深知共產黨內幕。他知道只要史太林一句命令，便能使若干評論家竭力勸他建立的「統一」陣綫，立即實現。

中國人富於忍耐力量，但忍耐許多不洽意事情。但中國人的愛國心，却絕不容許此種忍耐過一定的限度。而我們要求蔣委員長建立「統一」陣綫，施以壓力，此種壓力的含義，止足以激發中國的愛國份子。此種含義，便如說如果中國不能統一，則羅斯福與邱吉爾在開羅會議中只證東三省歸還中國的語言，即可解釋為以東三省交給蘇聯控制下的延安中共政權。

據紐約時報的消息，甚至謠傳華盛頓方面，允許史太林獲得東三省權益，只為他助我們攻日的報酬。但史太林也許從未要求獲得東三省為領土。因為這種要求，不合於他的拓疆方法。史太林所需在東三省建立的權力，只要造成一個「友誼的政府」；毛澤東的紅軍迅速的開進去，隨後建立一個按照經常形式的傀儡政權。我們若同意此種辦法，便出賣了蔣委員長，出賣了中國民主的希望，以及美國在東亞的一個真正獨立的盟友。

自潘陽事變以來，蔣委員長對西方民主國的忠誠，尤其是對於美國，未曾動搖。初期我們儘量的以戰爭物資，供給日本；後來又規定了『先行擊潰希特勒』的政策，以至緬甸馬來淪陷，使日人得以封鎖中國，增加了它無窮的痛苦；最近又發生了史迪威事件，以及共黨煽動而起的美國報紙評擊中國的議論；甚至我們要求中國政府；與武裝反抗的中共聯合起來。這些事件，均未曾搖動蔣氏的忠誠。但若中國知道我們向史太林建議，經由中共之手，以中國最富饒之地，送給蘇聯，則蔣委員長態度，必要變更，因為中日之戰之主因，便是爲了東三省這塊土地。

因爲蔣委員長信任西洋的制度，所以他成了一個中流砥柱，反對共黨中那些主張勾結俄國而放棄對美保持密切友誼的分子，但若我們明白顯示，欲把整個的華北作爲代價以換得俄國的助戰，蔣委員長還有什麼理由去拒絕上述分子的勢力呢？如果中國的那些愛國份子說，中國可以自己去跟俄國交易而廢棄特別信任美國的政策，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祇有共產黨徒及其附和者們所放下的這種膠說烟幕，纔使我們盲目不見這個迫切的問題及對美國及世界民主主義無窮的後患。

親共分子在東歐所獲成功的把戲，現正用之於亞洲。例如關於南斯拉夫，也就有這種類似的謬說宣傳，說俄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狄托不是共產黨，狄托抗敵而米海洛維奇並不抗敵而米海洛維奇是法西斯主義者。

除了蔣委員長之爲中國政府領袖已有十八年之久，而其地位更高之外，中國的情形，與南斯拉夫如出一轍。而美國人不可避地必須在下列兩途中選擇一途：甲、我們認清事實而助長民主主義的發展；乙、我們輕信謬說，而孕育極權主義的專暴。美國政府所面對的這個繳結，乃是非常簡單明瞭的。

但中國與南斯拉夫有一個極大的不同之點——即中國幅員之廣大是也。把蔣委員長出賣給中國的『狄托』替極權主義的巨鱗不止增加一千三百萬人口，它要替極權集團增加四萬萬五千萬人口。這個龐大的人口，和蘇維埃全俄帝國的二萬萬人口聯合起來，一定要威脅全世界的民主希望。假使伊胡及印度步了中國的後塵，這當然可能。那末極權政權之下，就有一個十萬萬人口的鞏固集團。

看清了這種情形我們美國人身爲明智的民主主義者，自應放棄寬縱中國共產黨宣傳與逞權的政策。蘇聯亦應對我們表示更大的敬意，如果我們真正表示澈底效忠於自由的政制，因爲美國人之所以能夠以武器和物資供給半個世界的人民，使其免於毀滅，實應歸功於此種自由的政制。如果我們真正信仰民主主義，我們應以和平、清明、熟練而決斷的態度，去推進此種信仰，使得散佈於全世界之中。

6
362124/

+

7